

第二個月亮



香港隨筆
張茅

月上海涯，一年難得的涼快氣候又來到島上了。

每年的中秋節晚上，許多人離開促促的屋，到海上賞月。最便捷的方法，放棄地鐵或巴士，坐渡海小輪往來於兩岸之間，這時，「海上生明月」的氣宇非常動人，維港泛著銀波，使人觀賞到月色下城市的麗影。

吾土有兩個月亮，香港亦然，天上的月亮這一夜圓圓的，第二個月亮，是中秋月餅，像天上的月亮也是飽滿的，圓圓的，帶出了「人月兩團圓」的美句。第二個月亮進入千家萬戶，散發清香，還是孩子們喜歡的美食，家家戶戶住節不可缺的月餅和應節水果。

節前，收到香港美術專科學校陳為民校長送來的一盒月餅，外包裝印有畫家陳海鷹所繪的《中秋月餅》，為這中秋節帶來新鮮感。陳為民說，這是他父親特別喜歡的作品，拍賣出去了，真畫在不知名的藏家手上，我有些意外。我與陳海鷹交往半生，知道他的藝術家脾性，沒聽說他賣畫，如今他的遺作用兩個單位收

藏。有什麼事情要割愛，將自己得意作品賣出去？

原來，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某一年，香港防癌基金會籌募經費，應付癌症病人日漸增加，徵得畫家陳海鷹捐獻，把心愛之作《中秋月餅》交與會方，再由防癌基金會交由拍賣行拍賣，收入所得，全數歸基金會。拍賣前一星期，拍賣行慣例將上拍藝術品展出三天。《中秋月餅》在展廳引人垂注，有些人佇足細心觀看，有些人邊看邊交流，指月餅在畫家筆下畫出了月餅皮薄、蛋黃油潤、蓮蓉餡鬆軟，這些看畫人是收藏家或拍賣會的常客。外國著名畫家不會拿月餅為題材，他們的生活中沒有月餅這回事，中國油畫又少以月餅入畫，拍賣當日以好價賣出，為防癌基金會籌募一筆經費。

割愛需要有點勇氣，陳為民說父親多年後不少次提起這畫是即興之作：這晚中秋節，好友到畫家家中團圓，酒逢知己，晚餐後共賞月色談論畫事，靈感一到，當晚在家中速成這幅畫。看此畫筆觸得心應手，色彩混合的快速，

行筆角度長短曲直多變的密度，線條勾勒粗細的分配、大小的處理，指腕力的靈活性與準確，大膽意筆和恰到位，筆觸大小和冷暖色彩混合的操控，展示深厚功力。

陳海鷹拍賣作品的九十年代，是他藝術創作的高峰，以及美術教育理論進入系統化的年份，一九九四年他以一幅《俄國教授》肖像作品，參加國際大賽，獲美國肖像畫家協會評為三大最出色肖像畫家之一；一九九五年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聘為客座教授，聽課學生每次坐滿演講廳，從中了解東方人對西方繪畫藝術的傳承及發展，中西方文化藝術交流史重要的一頁。他有機會應邀留在美加大學任教，他都婉拒了，始終留在香港主理「香港美術」，專注美術教育及創作。

《中秋月餅》是畫家用筆及色調的技巧突破，而且總結這方面的理論教授學生。回記二〇〇九年秋，陳海鷹病危進入威爾斯醫院，在我採訪中談到技法，特別提到兩句話：「先收後放，先繁後簡」。解釋前一句話適用於油畫



▲陳海鷹畫作《中秋月餅》 作者供圖

後一句用於水彩：「先收」，是嚴格要求習畫人打好素描基礎，吸收的階段，有了基礎才「放」，即放手去畫；用於水彩的後一句「先繁後簡」，初學時不妨鼓勵大膽用色，不嫌太多，經過不斷反覆嘗試，最後達至概括簡明。

看着這幅感人的《中秋月餅》，不期然打開桌上的一盒月餅，驀然心扉打開，中秋佳節在我們的天地，有着兩個月亮，進入我們的生活文化和藝術文化中，為世代留下歡愉。

漂在海上的實驗室

香港人餐桌上的海魚海鮮，其營養結構和生長環境原來是被科學家關注着的。有人參觀香港城市大學「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」，我請求同去看看，獲允。那是城市大學的第二個國家重點實驗室，位於吉澳島附近的一個海灣。

沒有常規渡輪，交通工具只有基地自己的橡皮艇。乘橡皮艇到來，便見一個漂浮在海上的漁排，四周環境清幽、風景無敵，沒有污染。基地佔水域三百來平方米，包括一個雙層的水下實驗養殖罩、一個研究室、一個電腦室、一個環保廁所，以及各種實驗器材。這裏一年可培育魚苗五千公斤。

見到實驗室副主任陳荔博士和他的團隊，陳博士是一名海洋生物學家，團隊人員都是博士生、碩士生，中國人、美國人、南非人、意大利人。陳博士說，大家都是多面手，搞試驗、做研究、寫論文、潛水採樣、用橡皮艇、烹飪等等，樣樣在行，這裏遠離主島，工作和生活自己搞定。

據悉，香港目前普遍養殖雜交魚，雜交魚產量大，生長期短，商業價值高，但是給海洋生態造成極大破壞。應國家對海洋環境保護的需要，實驗室針對大灣區的海洋生態問題、水體缺氧問題、化學污染問題，致力於修復環境，降低成本，提高效益，展開對海洋環境的研究，以純種魚為目標，研發出適合本地養殖的優良品種，尋求一條可持續發展的科技養魚之路。

巧遇當天有三位蛙人要潛水採樣，隨他們的橡皮艇來到指定採樣水域，看着他們穿潛水服和蛙鞋，檢查設備，檢查試管，調試水下攝像機，最後啟動供氧器。好複雜的下潛準備！

智玲身材嬌小，穿戴完畢她蹲下身體背設備，設備太重，靠同伴的一臂之力才站起來。走到水邊，轉過身子仰着

面，輕輕盈盈的，三位蛙人入海了。在海裏稍作適應之後，蛙人們不見了，只留下海面上一個飄飄盪盪的紅色浮球，球上寫着「Divers below」（蛙人於此）。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仰面下水，記得當年看女兒們潛水，她們是面朝大海入水的。是各有各的道理，抑或我記錯了？

蛙人們下潛期間我們到吉澳島逛逛。小島甚是清淨，二三十戶人家，一條窄窄的街道，島民生活極其樸實。在唯一的一家餐館午餐，坐下不久蛙人們也到了。剛好與智玲鄰座，她還穿着濕漉漉的潛水服。我說：「冷冰冰的、黏呼呼的，找個有淡水的廁所先沖洗一下，把衣服換了吧。」「下午還要潛一會兒，潛水服穿脫一次不容易，將就一下，潛完了再洗。」「遇上生理期怎麼辦？」同為女性，我想起這事兒。「盡量避免，避免不了也不要緊，個別現象。」她笑一笑，很享受的樣子。我看出她樂在其中，這是一個令年輕人馳神往的事業。

香港曾經是一個傳統漁港，捕撈和養殖業興旺。但是近年從事養殖業的漁民越來越少，政府希望通過這個項目帶動本港漁業重拾繁榮。祝願陳博士和他團隊的科研成果獲廣泛應用，期待我們早日吃到純種的上等魚。



▲海上漂浮的實驗室 作者供圖

霓裳

的確，中國服裝發展至上世紀初，與政治體系向民主自由的轉性相輔相成。女性經濟獨立，現代活動空間的擴大都有關聯。這種變化先聲奪人，為服飾帶來重大的變革，逐漸簡單、清晰、合理。晚清吳友如所作的《海上百艷圖》與民初的丁悚作《民國風情百美圖》兩相比較。前者花團錦簇的寬衣大袍，繁複的盤髮旗頭，不堪重荷。後者清爽簡單的髮髻，緊身窄袖，少女竟着起了褲裝，騎着腳踏車，從頭至腳都瀟爽逼人。區區四十年，簡直是「衣穿人」和「人穿衣」的區別。

但張愛玲敏感地道出民國期間，中西文化系統對時裝定位的差異性，其焦點在於對於時尚的引領，發端於個人或是大眾。這觀點頗具前瞻性。「究竟誰是時裝的首創者，很難證明。」「我們的裁縫卻是沒主張的。公眾的幻想往往不謀而合，產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洪流。裁縫只有追隨的份兒。因為這緣故，中國的時裝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。」她多少有些不滿，認為中國沒有Lelong's

Schiaparelli's壟斷一切，氣勢洶洶地造就潮流。但卻對於世界時裝發展的趨勢，變相地做出了預言。

西方的時裝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也發生了根本的改變，其中最為顯著的特徵，恰是「服裝的民主化發展」。皮爾·卡丹（Pierre Cardin）是識時務的俊傑，在社會變革中得以順利實現產業化轉型，便是與時俱進的範例。話說回來，進入九十年代後，時尚界重拾潮流引領者的角色。這回大眾媒體的介入，功不可沒。時裝作為大眾文化產品，與創作設計者之間的疏離，恰由現代傳媒以文化橋樑的形式得以溝通。時尚雜誌、大型的時裝發布會、電影與電視所造就的偶像效應，使得傳媒在時裝產業鏈中，超越了創作者與消費者的地位，而成為了時尚最終的決定者。如此，張愛玲實在有些生不逢時，以她的時尚敏感與觸覺，再加上一貫的特立獨行與不居人後，中國要出一個「The Devil Wears Prada」式的人物，大致也非她莫屬。（下）



文化什錦
葛亮

庚子中秋感懷



君子玉言
小杏

明天就是中秋節了。今年的中秋與國慶同一天，這種「巧合」在本世紀僅有四次，上一次是二〇〇一年，第三次是二〇三一年，最後一次是二〇七七年。樂觀估計，我們能趕上三次。

世界上各種各樣的節日，基本上共同的特點就是群吃群嗨。少的兩個人，比如情人節，多的一大家子或者更多。數來數去，好像只有「世界讀書日」才適合一個人。疫情之下，一切都在改變，一切都在調適，一切都在重新感受。可以想見，疫情過後的將來，人們過節的方式和心境或許會發生變化，由線下扎堆改成線上Zoom，由實體Party改成雲聚會，甚至可能只有個人獨秀歡樂直播，只需人們網上圍觀，點個讚打個賞。所有的節日，不論方式如何，目的就是為了慰藉心情，寄託心情，表達心情。

記憶中，節日在異域他鄉度過曾有幾次，曾在福建過中秋，在台灣過聖誕，在美國過春節。二〇〇五年去泉州出差，恰好趕上中秋，一個team的人一起賞月吃月餅唱歌。如今，帶隊的leader已經過世，團隊人員工作各有變化，難得聚首，但偶有見面，說起十幾年前那個中秋夜，記憶猶新。台灣過聖誕節那次是在高雄，聖誕氣氛不太濃，但感覺還是有點別樣。在美國的春節是在旅途中，因時差，無法與國內的春晚同步，還是到中餐館吃了餃子。他鄉異地，節日就像一個紐帶，讓一群人以親人團圓的方式聚首，彼此就有了親人般的情感。風景在路上，感懷在心中。

這個庚子年，疫情籠罩了春節直到中秋，覆蓋了每一份心境，令每一個節日都五味雜陳。就中秋而言，香港的月餅是迄今最好吃的；香港隨處可享海上明月的美景；香港有中秋賞燈的習俗。好吃好看好玩的元素都有了；難得的，是被關山阻隔的團聚，是民生艱難中的過節心情。



▲車身印有「慶國慶 賀中秋」的電車穿梭港島，慶祝佳節 中新社

香港這個華洋雜處的地方，節日也是中西均沾，春節聖誕、復活佛誕，中秋重陽。無論哪個節日，都是全港性放假，於是華人洋人共享這個或中國風或西洋風的節日，節日不問出處，各鳴各的，其樂自知。就西節而言，聖誕樹、萬聖燈一個不少。就中式節日而言，春節禧利街的大紅燈籠維園花市、元宵大坑舞獅，還有新年前夕、年初二及國慶日的維港煙花……雖然煙花晚會曾因一些事情被迫取消，比如二〇一四年因非法「佔中」、去年因「黑暴」、今年因疫情，節日氣氛大有減弱，但好好過節始終是每一個家庭、每一個人的心願，不該因意識形態、因政治爭拗、因政見分歧而改變。

復活節，你畫你的彩蛋，我放假去看老媽；清明節，我祭祖掃墓，你郊遊踏青。哪怕同樣的中國節，在香港也可以吃到南北不同風味，端午糉子，甜的鹹的，肉餡的豆沙餡的；中秋月餅，廣式蘇式……你儘管一邊享用中餐，一邊喝法國葡萄酒；一邊吃料理定食，一邊咖啡月餅作餐後甜點。一個十足的中國胃，也可變得mixed，意粉OK，日料OK，泰式咖哩蟹OK，德式啤酒豬肘OK，法棍扎得嘴唇都破了，還嚼得津津有味；小小的中式餃子館拉麵館也時常見金髮碧眼的老外……在香港當一個跨界吃貨

毫無違和感。這要得益於香港中西風匯集交融，不知不覺中，口味變得寬闊了。從而知道，同樣的蔬菜，可以有無數種做法。關於美味的解讀，答案絕不止一個。不同文化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自成體系，也可以拼接一桌，並坐相顧，彼此欣賞，互相滋養。

汪曾祺先生曾說，「口味不要太窄，什麼都要嘗嘗，不管是古代的還是異地的食物，比如葵和薤，都吃一點。一個一年到頭吃大白菜的人是沒有口福的。」老先生還說：「許多東西，乍一吃，吃不慣，吃吃，就吃出味兒來了。」「口味單調一點，也還不要緊，最重要的是對生活的興趣要廣泛一點。」

如果一個人口味特別固執不肯包容，其緣由往往是見識單調，或者對他者認知狹隘。總以為自己最好，總以為眼前最佳。這樣的人，他不僅很難理解文化的多姿多彩，也很難包容這個世界的豐富多樣。狹隘者、排他者是走不長走不遠的。我總覺得，一個寬闊包容的香港，才是香港應有的樣子，才是它的迷人之處：它既有中華文化的底色，又相容西方文明的精華；既崇尚並傳承本民族的傳統，又恰如其分地尊重異族風俗。這也才是我們最希望的、最喜歡的香港模樣。

重慶南溫泉燈會亮燈

九月二十八日，位於重慶市巴南區的首屆南溫泉燈會正式亮燈。

今次燈會選址南溫泉公園及原重慶十中舊址，以中華傳統文化和巴渝歷史文化故事為設計靈感，傳統與現代相結合，集聲、光、電於一體，呈現一場精美的視覺盛宴。

新華社



市井萬象

